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二十七回 淮安府認假為真 賽元壇將無作有

卻說張勇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在藥簍之內，他就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。」跌倒在地。有小廝快來扶起，問道：「太爺為何如此？」張勇道：「你，你看看那，那桌子底下，一，一個人，人頭！」小廝上前一看，果是一個女人的頭顱。合家慌了手腳，都亂嚷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出了妖怪了，好端端的人家怎麼滾出一個人頭來了？是那裏來的？」張勇道：「不要聲，聲張，還，還，還是想一個法，法兒纔，纔好。」家中有一個老人家道：「你們不要吵。如今毛守備夫妻兩個頭都不見了，本府太爺十分著急，點了官兵捕快四下裏巡拿，昨日聽見有個黑漢提著毛守備的頭在府前去賣，人被拿住，審了一堂收了監。恰恰的祇少了毛守備夫人的頭，未曾完案，現在追尋，想來此頭是有蹊蹺，這頭一定是他的。快快瞞著鄰舍，拿去埋了。」正要動手，祇聽得一聲喊叫，擁進二三十個官兵捕快，正撞個滿懷，不由分說，將張勇鎖了，帶著那個人頭，拿到淮安府去了，可憐他妻子老小，一個個祇唬得魂飛魄散，嚎啕痛哭，忙叫老人家帶了銀子到府前料理，不表。

且言王二同眾捕快將張勇帶到衙門口，早有毛守備的家人上前認了頭。那些街坊上的人，聽見這個信息，都來看人頭，罵道：「張勇原來是個強盜！」

不言眾人之事，單言那知府升堂，吩咐帶上張勇，罵道：「你既習醫，當知王法，為何結連強盜殺官？從頭實招，免受刑法！」張勇見問，回道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的冤枉，小的一向行醫，自安本分，怎敢結連強盜？況且小的與守備又無縫隙，求大老爺詳察！」知府冷笑道：「你既不曾結連強盜，為何人頭在你家裏？」張勇回道：「小的清早起來收拾藥簍，就看見這個人頭，不知從何而來，正在驚慌，就被大爺的公差拿來。小的真正是冤枉，求太爺明鏡高抬！」知府怒道：「你這刁奴，不用刑怎肯招認？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我夾起來！」兩邊答應一聲，就將張勇攢在地下，扯去鞋襪，夾將起來，可憐張勇如何受得起，大叫一聲昏死在地，左右忙取涼水一噴，悠悠蘇醒，知府問道：「你招不招？」張勇回道：「又無兇器，又無見證，又無羽黨，分明是冤枉，叫我從何處招起？」知府道：「人贓現獲，你還要抵賴！也罷，我還你個對證就是了。」忙拿一根竹簽，叫禁子去提那偷頭的原犯。

王二拿著簽子，進監來提胡奎。胡奎道：「又來請爺做甚的？」王二道：「大王，我們太爺拿到你的夥計了，現在堂上審問口供，叫你前去對證。」胡奎是早間龍標進監看羅焜，將錦囊遞與胡奎看過的，他聽得此言，心中明白，同王二來到階前跪下。知府便叫張勇：「你前去認認他。」張勇爬到胡奎跟前認，那胡奎故意著驚問道：「你是怎生被他們捉來的？」張勇大驚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我不認得你！」胡奎故意丟個眼色，低聲道：「你祇說認不得我。」那知府見了這般光景，心中不覺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奴才，還不招認？」張勇哭道：「太爺在上，小的實在是冤枉！他圖賴我的，我實在不認得他。」知府怒道：「你們兩個方纔眉來眼去，分明是一黨強徒，還要抵賴？」喝令左右：「將他一人一腿夾起來，問他招也不招！」可憐張勇乃是個讀書人，那裏拼得過胡奎，祇夾得死去活來，當受不起。胡奎道：「張兄弟，非關我事，是你自己犯出來的，不如招了罷。」張勇夾昏了，祇得喊道：「太老爺，求松了刑，小人願招了。」知府吩咐松了刑。張勇無奈，祇得亂招道：「小人結連強盜殺府官頭，件件是實。」知府見他招了供，隨即做文通詳上，一面賞了捕快的花紅，一面將人犯吩咐收監。那張勇的家人聽了這個消息跑回家中，合家痛哭恨罵，商議商議，帶了幾百兩銀子，到上司衙門中去料理去了。

且言張勇問成死罪，來到監中，同胡奎在一齊鎖了，好不冤苦，罵胡奎道：「瘟強盜！我同你往日無讎，近日無冤，你害我怎的？」胡奎祇是不做聲，由他叫罵，等到三更時分，人都睡了，胡奎低低叫道：「張先生，你是要死，還是要活？」張勇怒道：「好好的人，為何不要活？」胡奎道：「你若是活也不難，祇依俺一句話，到明日朝審之時，祇要俺反了口供，就活了你的性命。」張勇道：「依你甚麼話？且說來。」胡奎指定羅焜說道：「這是俺的兄弟，你醫好了他的病，俺就救你出去。」張勇方纔明白，是昨日請他不來的原故，因此陷害。遂說道：「你們計謀也太毒了些，祇是醫好病不難，卻叫何人去配藥？」胡奎道：「祇要你開了方子，自有一人去配藥。」張勇道：「這就容易了。」等到天明，張勇爬到羅焜床前，隔著柵欄子伸手過去，代他看了脈，胡奎問道：「病勢如何？可還有救？」張勇道：「不妨事。病雖重，我代他醫就是了。」二人正在說話，祇見龍標同王二走來，胡奎祇做不知，故意大叫道：「這個病人睡在此地，日夜哼喊，吵得俺難過，若再過些時，不要把俺害起病來，還怕要把這一牢的人都要害起病來。趁著這個張先生在此，順便請了替他同他看看也好，這也是你們的幹涉。」龍標接口道：「也好，央張先生開個方兒，待我去配藥。」王二祇得開了鎖，讓張勇進去，看了一會，要筆硯寫了方兒，龍標拿了配藥去了，正是：

仙機人不識，妙算鬼難猜。

當下龍標拿了藥方，飛走上街。配了四劑藥，送到牢中。王二埋怨道：「你就配這許多藥來，那個服侍他？」胡奎道：「不要埋怨他，等我來服侍他便了。」王二道：「又難為你。」送些了水、炭、木碗等件放在牢內，心中想四面牆壁都是石頭，房子又高又大，又鎖著他們，也不怕他飛上天去，就將物件丟與他。

胡奎大喜，急就生起火來，煎好了藥，扶起羅焜將藥灌下去，代他蓋好了身上。也是羅焜不該死，從早睡了三更時分，出了一身大汗，方纔醒。口中哼道：「好難過也！」胡奎大喜，忙忙拿了開水來與羅焜吃了，低低叫道：「羅兄弟，俺胡奎在此，你可認得我了？」羅焜聽見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你為何到此地？」胡奎說道：「特來救你的。」就將祁子富如何報信，如何下山，如何賣頭到監，如和請醫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說罷，二人大哭，早把個小神仙張勇唬得不敢做聲，祇是發戰。胡奎道：「張先生，你不要害怕，俺連累你吃這一場辛苦，少不得救你出去，還要重重相謝。若是外人知道，你我都沒得性命。」張勇聽得此言，祇得用心用意的醫治，羅焜在獄內吃了四劑藥，病就好了，又有龍標天天送酒送肉，將養了半個月，早已身上強壯，一復如初。龍標回去告訴謝元，謝元大喜，就點了五十名嘍兵，光將胡、龍兩位老太太送上山去，暗約眾家好漢，商議劫獄，當時眾好漢聚齊人馬，叫龍標進牢報信，龍標走到府前，祇見街坊上眾人都說道：「今日看斬反叛。」府門口發了榜，龍標聽見大驚，也不進牢，回頭往家就跑。拿出穿山甲的手段，放開大步，一溜煙飛將去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